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大学生群体的群体负面情绪引导研究

李英

北京印刷学院，北京，100000

【摘要】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与疫情相关的各种话题、流言络绎不绝。大学生群体作为社交网络平台的主力军，在群体情绪的作用下，不断参与、引导各类相关网络事件，其中理性及非理性观点共存。因此及时对大学生群体的群体负面情绪进行监测、引导与疏解，有利于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正确的引导网络舆论。本文将从新冠疫情的大背景出发，对大学生群体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群体情绪传播特点、诱因进行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通过分析总结出相对应的引导策略，以期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大学生群体的群体情绪产生积极影响，助力于网络舆论的引导工作。

【关键词】新冠疫情、群体情绪、舆论引导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是我国自 2003 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疫情爆发以来，第二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的爆发给我国人民的生命及身体安全均造成了严重威胁。在疫情防控期间，网络是我国大学生群体获取疫情信息、参与疫情讨论及发表个人意见的主要通道。然而疫情背景下，互联网上的疫情事件鱼龙混杂，真假难辨。大学生群体作为网络主力军，其群体情绪的表达一方面推动了部分疫情事件的正向发展，一方面也存在非理性情绪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分析大学生群体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群体情绪的传播特点以及负面情绪的多元诱因，有利正确引导大学生群体在互联网上发表言论时的情绪表达，消除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舆情带来的负面影响，营造出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大学生群体情绪传播特征

（一）前半场：私域中的围观及讨论

新冠疫情爆发初期所产生的舆情事件与后期各类相关舆情事件有着一定的共性。大多与政府防控措施、医疗医院情况、公职人员行为、疫情防治方法等相关。但在初期仅引发了少数群体的关注，其中大学生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对疫情具体的情况不甚了解，对于疫情相关的信息还处于了解及学习之中。因此面对疫情所带来的舆情事件，大多数处于观望与评估阶段，并不会在网络上贸然发言。

大学生群体对疫情的关注遵循明显的“接近性原则”，包含本地的疫情传播情况、口罩、酒精等防护等物资的短缺问题、疫情期间的返乡问题及武汉等疫区的部分援助事件等。大学生群体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对象更偏向私域中的家人及朋友，情绪传播的范围较小。即使是对网络上部分舆情事件也能理性判断，发表较为正向、积极的评论。

因此前半场，大学生群体在互联网上的情绪表达更偏向于正面积极态势，表达着对国家政府的信任、对武汉及疫区人民的关注以及对疫区一线工作人员的致敬。整体而言大学生群体情

绪在前半场较为理性、稳定且正向，但仍有少数人表达对疫情可能会扩大或殃及自身的担忧与警惕。

（二）后半场：社交平台的转发与热议

在新冠肺炎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各地疫情此消彼长、愈发严重之际。各类因疫情而产生的舆情事件不断出现后，大学生群体在互联网上群体情绪的表达开始高涨。“隐瞒疫情”、“防控过度”、“公职人员不作为”、“医疗资源过度紧张”等舆情事件，不断刺激着大学生群体的群体情绪。将其视野从对疫区、疫情及防治情况等的关注中拉向了对政府及公职人员的的监督与讨伐之中。其群体情绪开始从初期的正向理性不断向非理性及情绪化偏移。

例如在武汉封城期间，对红十字会物资的具体去向问题；上海封城期间，对部分社区的过度管控导致未及时送医的相关问题；贵州疫情期间，转运隔离人员的大巴车坠崖问题；新疆疫情期间，乌市某小区大火导致死伤问题等等。疫情背景下所出现的舆情事件，会迅速引起大学生群体的关注，出于对事件受害者的同情与怜悯，群体情绪在第一时间会出现非理性表达占据高位的情况。呈现出愤怒、恐慌等情绪偏向，该情绪在社交平台上迅速传播，引发一呼百应的舆论态势。

随着舆情事件的不断发展及真相的展露，该群体的群体情绪呈现出包含了担忧、紧张、恐慌、感激、急切、鼓舞等多种情绪的混合走向。在该阶段，由疫情引发的舆情事件明显多余正能量事件，大学生群体的群体情绪更多的表现为愤怒、急切、恐慌、焦虑等的消极情绪。但在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下，对疫情一线的医护及志愿者的致敬、尊重等情绪也处于高频传播中，与消极情绪呈现出抗衡态势。

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大学生群体负面情绪的诱因

（一）网络谣言及网络恐怖主义的恶意引导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互联网上与疫情相关的各种网络谣言不绝于耳。疫情初期，武汉市某医院存在尸体无人处理、钟南山被病毒感染、飞机洒消毒水、武汉书记被撤等大量谣言集中爆发。由疫情引发的舆情事件中的谣言更是数不胜数，难辨真伪。

部分西方右翼分子更是通过各种手段，制造阴谋论，发表反政府言论。例如新冠疫情之处，便在网络上大肆鼓吹新冠病毒来自于中国，导致大量的网民去质疑武汉的病毒实验室，政府不得不专门派出调查组去澄清。随着疫情的发展，每当有舆情事件出现引发高度关注之际，各种激进、尖锐的言论就会出现，试图挑起社会矛盾，引发社会恐慌，并趁机输入西方价值观。

面对来势汹汹的网络谣言和网络恐怖分子精心策划的恶意引导，大学生群体在第一时间往往难以识破。导致其负面情绪被激发唤醒，引发舆论事件。

（二）大学生群体自身媒介素养待提高

大学生群体在高校接受了一定的媒介素质教育，但大学生群体缺乏社会阅历，对于事情的判断单一且容易被情绪裹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社会中的不安全情绪蔓延，面对舆情事件大学生群体容易失去理智并大声疾呼，成为谣言的推动者，甚至是制造者。

同时，网络的匿名性容易导致大学生群体在发布言论或者表达诉求时，在负面情绪的作用下，不考虑言论的真实性、可靠性。对于网络法律意识的淡漠，也导致大学生群体在发表言论时，不考虑其言论可能会造成的影响及后果。

调查数据表明:部分大学生对于舆论信息和网络意见的价值认知不清。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由于大学生网络素养偏低而引发的大学生网络舆情事件屡见不鲜。

（三）高校舆论及情绪引导措施的不足

目前我国高校对于大学生群体情绪及舆论引导工作，大部分由高校辅导员或班主任承担，并未建立起专业的群体情绪或舆论引导机制。当舆情事件发生时，高校负责人并不能在第一时间监测到大学生群体的群体情绪变化，更不能及时的对其群体情绪进行疏解及正确引导。往往在大学生群体的群体情绪发酵到一定程度，引发公众热议后，才进行相关的追踪调查及辟谣。

各大高校之间也并未建立起联合的群体情绪引导及监测措施，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容易引发次生事件，引发全国大面积的大学生群体的群体情绪爆发。

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大学生群体负面情绪引导策略

（一）建立起专业的群体情绪监测机制

高校应该及时建立起专业完善的大学生群体的群体情绪监测机制，为大学生群体的群体负面情绪的疏解引导配备专业化人才，提供大学生群体与校方的沟通交流平台，及时的发布一些大学生群体可能会关注的舆情事件，以便引导大学生群体正确的发表言论，表达情绪。

当舆情事件发生时，对大学生群体的群体情绪做到及时的觉察及实时的监测，并在群体情绪发展的不同阶段给予沟通疏导及正确引导。同时与其他高校联动，了解其他高校存在的群体负面情绪，做好预防工作或者联动本校网络意见领袖，先发制人，及时对可能存在的群体负面情绪进行正确引导。对于已经发生或者成功疏解的群体负面情绪进行经验的总结与分析，对可能发生的次生舆情进行研判，做好预警措施。

（二）加强大学生群体的媒介素养、网络法律教育

大学生作为互联网上最活跃的群体之一，高校应该更加注重大学生群体的媒介素质教育、网络道德水平教育，培养大学生自律意识和规则意识。要求大学生在参与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讨论中，发挥道德模范和榜样人物的激励作用，起到正面宣传教育。

还要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作为我国的合法公民，在参与网络舆情事件时，享有合法的相关权利的同时，还必须履行相关的义务。要以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家安全等为基本准绳，发表有利于舆情事件正向发展的言论，切实约束自身的网络言论及网络行为。

（三）增强互联网平台民族文化建设

主流媒体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一方面要及时对网络谣言进行澄清辟谣，一方面更要加大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宣传。大学生群体在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及网络恐怖主义的恶意引导时，可能会出现摇摆及价值观不稳定的情况。

加大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宣传，加大政府及国家的正面宣传，加大网络民族文化的建设，同时也要注意对西方敌对分子阴谋的揭露，能够帮助大学生群体认清形势，摆正立场。在面对网络舆情事件时也能够正确表达情绪，不被西方价值观所左右。

本文就大学生群体在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群体情绪的传播特点，群体负面情绪的诱因进行了研究分析，并给出了相对应的引导策略。大学生群体在面对此类事件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建立起良好的引导措施对社会舆论的平息，舆情事件的正向发展等都有着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2-24(002).

[2]罗越.新媒体语境下的传播现象探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传播现象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20,11(23):73-74.

[3]崔楠,孙玉玲.疫情防控期间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研究[J].南方论刊,2021,6:76~77,99.

[4]蒋华林,陈金龙.重大疫情应对的网络舆情引导:动因价值与方法.[J]思想教育研究,2020(3).

[5]栾轶玫,张雅琦.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的信息呈现与媒体表现[J].新闻战线,2020(03):12-15.

[6]王春杰.《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冠肺炎疫情话语建构探析[J].新闻研究导刊,2020,11(23):43-44.

[7]刘海明,高杰.疫情信息传播的特点及注意事项——基于微媒体平台的分析[J].青年记者,2020(06):15-16.

[8]谢耘耕,李丹珉.公共事件与社会情绪共振机制研究[J].新媒体与社会,2020(02):213-225.

[9]罗越.新媒体语境下的传播现象探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传播现象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20,11(23):73-74.

[10]郭怀谦.新冠疫情背景下网络恐怖主义发展趋势探究[J].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2020,(10):149-151.